

方藥回回

وصفات دھری دھری

考釋

中華書局

方藥回回

考釋

中國書局

回回藥方考釋

宋 峴 考 釋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回回藥方考釋/宋峴考釋. - 北京:中華書局,2000
ISBN 7-101-02063-1

I.回… II.宋… III.回族-方書-研究 IV.R291.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66139 號

責任編輯:謝 方 李晨光 金 英
封面設計:楊華如

回回藥方考釋

宋 峴 考 釋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朝陽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31 1/4印張·2 插頁·713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冊 定價:78.00 元

ISBN 7-101-02063-1/K·903

序

《回回藥方》是一部很具特色的古代醫學著作。全書共 36 卷，現僅存殘本 4 卷，但從殘本的體例與內容可以推斷，完整的《回回藥方》應是包括多種門類的自成體系的醫學百科全書。

“回回”一詞，在宋代已經出現，用來泛指西北各族。到了元代，“回回”的涵義很明確，專指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西亞各族居民。顧名思義，《回回藥方》就是伊斯蘭藥典。現存的《回回藥方》殘本是用漢文寫成的，可以認定是明朝洪武年間翻譯的，它所據的原本應是阿拉伯文本。研究結果說明，《回回藥方》的原本不是流行於伊斯蘭世界的醫學著作，而應是在中國土地上以伊斯蘭世界各種醫學名著為基礎編纂而成的。元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奇特的時代，中國與域外地區的交往與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許多中亞、西亞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民族成員，由陸路或海道，前來中國，其中不少人定居下來，成為今天中國回族的祖先。自成體系的伊斯蘭醫學，也隨之東來，在中國廣泛傳播。元朝中央政府設置廣惠司，用“回回藥物及和劑”治病救人，民間亦不少擁有“海上奇方”的回回醫生。《回回藥方》便是這樣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古代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國多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融合，都在《回回藥方》上得到了體現。無論就中外文化交流史或是中國醫學史來說，《回回藥方》都有其特殊的重要價值，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研究。

我國學術界最早介紹《回回藥方》的，是陳垣先生。他在《元西

域人華化考》中說：“回回人入中國者，多以賣藥為業，其俗至今尚存。京師圖書館善本室有《回回藥方》三十六卷。”遺憾的是，在此以后很長時間內，並沒有人認真對此書進行研究。到了80年代，情況發生了變化，歷史學、民族學和醫學史等學科都有人注意《回回藥方》，從各個角度加以探討，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在研究者行列中，宋峴同志是引人注目的一位。

宋峴同志專攻阿拉伯語，後來轉入中國阿拉伯關係史的研究，成績斐然。他譯注的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獻《道里邦國志》，考訂細緻，獲得了學術界的普遍好評。80年代後半期起，宋峴同志致力於《回回藥方》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特別是關於《回回藥方》與古代阿拉伯醫書之間關係的考證，對於我們認識此書的學術淵源，具有重要的價值。在一系列專題研究的基礎上，他對現存《回回藥方》殘本中的藥物、處方、人物、醫學術語等等問題，一一作了周密細緻的考釋，同時還改正了原書在抄寫時出現的不少訛誤。現在呈獻在讀者面前的《回回藥方考釋》，就是他長期辛勤勞作的結果，為此他花費了近十年的時間和精力。可以相信，此書的問世，對於中國醫學史、中國阿拉伯文化交流史以及回族文化的研究，都會是有力的推動。

十年辛苦不尋常。作為同事，我有幸常常聽到宋峴同志講述自己在認真摸索後豁然開朗的研究心得，深受啟發；同時也看到他在諸多困難的環境中仍然孜孜不倦潛心鑽研，至為欽佩。現在《回回藥方考釋》一書正式出版，標志着宋峴同志的學術研究工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既為他的成就感到高興，同時也衷心期待着他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績。

陳高華

1998年4月

致 讀 者

您看到的，是由中華書局出版、宋峴教授撰寫的《回回藥方考釋》及影印的明代抄本《回回藥方》。作為學術界的朋友、阿拉伯語同行，應宋峴之約，我特為此書的出版作序，對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讀者朋友，權作此書的內容簡介。

在公元 13 世紀，由於成吉思汗、旭烈兀的蒙古西征，致使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的伊斯蘭醫、藥書籍被隨征的穆斯林醫生帶到中國，其中不少存於元、明兩朝的中國皇宮裏。一些穆斯林將這些醫書譯成漢文，或者重新編寫成用漢文表述的伊斯蘭醫書，中國統稱之為回回醫書。《回回藥方》就是其中之一種。它原有 36 卷，現僅存 4 卷，其中有醫治風科及其他各種病的方劑 650 餘首，還有希波克拉底的骨科理論。從目錄卷之下的內容看，《回回藥方》本是一部內容豐富的醫學百科全書。經過宋峴的考證證明，其基本內容是譯自拉齊、侯奈因、薩卜而、麥朱西、伊本·西那等人的著名的伊斯蘭醫學經典。其中的 110 餘首方劑同《醫典》的方劑是完全相同的。這表明，在中古時期，伊本·西那《醫典》等醫書不僅流傳到了歐洲，有了拉丁文譯本；而且也傳到了中國，並有了漢文譯本。由此證明，《回回藥方》是伊斯蘭科學文化於 13 世紀即已傳到中國的重要史實，是傳統中國文化與外來的阿拉伯、波斯文化相融合的結果。因此，我曾以《〈回回藥方〉與兩種文化的結合》為題，專文介紹過宋峴的這項研究成果（刊於 1993 年《今日中國》月刊的第三期）。由於《回回藥方》中有數以千計的阿拉伯、波斯、希臘語詞的

音譯名令人無法看懂，因此，宋峴用了八年時間寫成《回回藥方考釋》以敬獻讀者。我相信，此書將有助於讀者看懂《回回藥方》，更具體地了解伊斯蘭醫學傳入中國之後的情形。

我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胡繩教授是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熱心推動者，今次，他為《回回藥方考釋》題署了書名，這表明，中國科學界的領導者十分重視國際間的科學、文化交流，中國人民十分珍視自己同阿拉伯、波斯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願此書的出版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新的貢獻。

國家外文局《今日中國》雜誌社
阿拉伯文編輯部主任——法麗達·王復

1997年10月於北京

前 言

《回回藥方》是 14 世紀下半葉寫成的一部漢文伊斯蘭醫藥典籍，這是從唐代伊斯蘭醫藥傳入中國後，中國與伊斯蘭世界長期的醫學文化交流的順理成章的結果。為了說明《回回藥方》形成的時代背景和醫學特色，有必要首先對明以前伊斯蘭醫學東傳的情形作一簡要的回顧。

伊斯蘭醫學進入中國，是一個長達數世紀之久的漫長過程。相當於唐至五代(618—960 年)是伊斯蘭醫學產生與定型時期，也是其輸入中國的早期。其間，西亞伊斯蘭國家——大食國的醫藥經過波斯、阿拉伯人之手介紹到中國來，中國開始對大食國醫藥有零星的了解，中國史籍才出現了有關伊斯蘭醫藥的記載。

公元 650 年，波斯薩珊王朝的末代皇帝伊嗣俟(Yazdjird)為大食兵追殺於木鹿(Marw, 今土庫曼斯坦的馬雷市)，大食軍隊遂繼續進兵中亞地區，於 651 年左右涉渡阿姆河，攻克了米國(Māym-urgh)，圍攻了康國。康國即今撒馬爾罕(Samarqand)一帶。大食戰將屈底波(Qutaybah, 卒於 715 年)於 7 世紀末、8 世紀初攻城略地於中亞的阿姆河兩岸，並在那裏徵收賦稅，建造清真寺，派軍隊鎮戍，遂使伊斯蘭國家的政權擴展到阿姆河、錫爾河流域，大食國與中國在疆域上已很接近，兩者之間僅隔突騎施(Turkish, 突厥之別種)政權。其後，在黑衣大食初立之際，唐天寶十載，大食國與中國交兵於怛邏斯(Tarāz)，遂使中國與伊斯蘭國家在絲綢之路上有了直接的聯係。無論從海路，還是從陸路，伊斯蘭醫藥就是在

這時開始傳入中國的。唐天寶年間，鎮守中國西部疆域的安西都護高仙芝就遇到這樣一件事，《廣異記》云：

高仙芝伐大食，得訶黎勒，長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覺腹痛，因快痢十餘行。初謂訶黎勒爲祟，因欲弃之。以問大食長老。長老云：“此物人帶，一切病消。痢者出惡物耳。”仙芝甚寶惜之。天寶末被誅，遂失所在。（《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一十四）

又有記從海路輸入之情形的，段成式《酉陽雜俎》云：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

其書又言：

成式門下醫人吳士卓，嘗職於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欄折則不能起。

以上所言大食、波斯均爲伊斯蘭國家。舶主中亦多爲其類。這反映了中國與伊斯蘭醫藥文化的早期接觸。其結果是，唐代中葉以後就出現了一些記述產自伊斯蘭國家的藥物乃至醫學的書。其中以杜環所撰的《經行記》爲最早。

杜環於 751—762 年間遍游了當時的伊斯蘭世界，即黑衣大食（749—1258 年）國全境。他介紹的伊斯蘭醫藥有拔汗那國（費爾干納）產的菴羅果（菴羅，見《本草綱目》卷三十），有地中海南岸的摩鄰國（Maghrib，今突尼斯的古城凱魯旺 Qayrawān 爲其首府）產的鵲莽（Khurmā'，波斯人對椰棗的稱謂），大食（單數：Tāzī，複數：Tāziyan，波斯人對阿拉伯的稱謂，且延用至今）國的腹地——亞俱羅（Aqūr，阿拉伯語“亞述”之義。指美索不達米亞）河洲產的扁桃、香油、耶塞漫（Yāsamin，素馨），有末祿國（木鹿 Marw）產的軍達（恭菜、甜菜 choghondar）、茴香等。《經行記》描述大食的橄欖

時寫道：“又有薺(Zaytūn)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瘡。”此外，也記述了那裏發生過的流行病，如“人多瘡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杜環行經埃及時，他對昔日於羅馬帝國時代曾是地中海地區醫學中心的亞歷山大城(al-Iskandariyyah)的醫學贊道：“其大秦，善醫眼與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這反映了伊斯蘭帝國內的希臘、羅馬籍醫師先進醫術之特色。

唐代的博物學專著《酉陽雜俎》是宰相段文昌之子段成式(803—863年)之作品。段成式結識了很多外國人，通過外國使節、僧侶與外商，獲得了豐富的伊斯蘭醫藥知識。其《酉陽雜俎》記下了數十種動物、植物的藥名，對其性狀描述得十分具體，從本草學角度看，有較高的學術性。比如，他寫道：“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為摩賊。”其“摩賊”與波斯語詞“五倍子、沒食子(Māzū)”的發音相吻合。再比如，紫釐(音礦)，他寫道：“紫釐樹，出真臘國，真臘國呼為勒佉。亦出波斯國。”其“勒佉”在波斯、阿拉伯語中呼為Lakki，與明代初年的《回回藥方》中的“祿其”(紫礦)同為紫膠的音譯。中醫學又稱之為紫梗、紫草茸。為了獲取這味藥的知識，段成式曾向“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真臘國使折冲都尉、沙門陀沙尼拔陀”等人求教過。為了解阿魏的情況，他請教過波斯人和拂林國(拜占廷)僧鸞、摩伽陀國僧提婆。

記述外來藥物的書中，最為突出的是晚唐、五代時出現的李珣所撰《海藥本草》。此書同它以前的記述胡藥的書有四個不同點。其一，《海藥本草》不是博物志、雜記類書，而是部純粹的本草書。其二，《海藥本草》的作者李珣原本不是漢人，而是波斯人的後裔。其三，李珣一家以經營香藥為業，因此，他對諸般胡藥的性狀、炮製及主治功能皆有深厚的知識，是一位本草學家。因此，他記述的上百種藥物中，以伊斯蘭藥物居多。他還進一步指出，伊斯蘭醫藥的特色乃是善於使用樹脂。比如，薰陸香(乳香)，李珣講，它“是

樹皮乳，是樹脂”。沒藥，乃“波斯樹脂”。騏驎竭（血竭、龍血），為“紫鍾樹之脂也”。（均引自《本草綱目》卷三十四）另外，他對藥物的產地記述備詳。比如他指出，降真香生於海南大秦國、占城、暹羅、渤泥（今文萊）、琉球（臺灣的古代稱謂）等地。又因其波斯血統，故能明確地指出蔣蘿“生波斯國”。這是因為，蔣蘿乃波斯語“小茴香”（Zeereh）的音譯名，即孜然。其四，《海藥本草》已列出藥性，比如，訶梨勒，洵曰“酸、澇、溫”。因此，《海藥本草》在擴大中國人的伊斯蘭本草知識、豐富中醫藥的內容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到了相當於宋代時期（960—1279年），阿拉伯醫學體系已完全形成，並已向伊斯蘭世界以外的地區廣為傳播。隨着這一傳播，它又容納了新的國家和地區的醫藥學成果，因而，成為一種以阿拉伯醫學思想、治療方法為主體的具有伊斯蘭文化特徵的新醫學。這種新醫學必須並且只能泛稱為伊斯蘭醫學。這一時期，一些用阿拉伯文書寫的醫書的抄本傳到了歐洲，一些最重要的醫學經典被譯成了拉丁文，可謂是伊斯蘭醫學的黃金時代。

自五代後周及北宋初年起，西亞的大食商人加強了與中國的海上貿易。中國於11世紀陸續設置了市舶司，加強了對海上貿易的管理。海上貿易之主項，乃是同伊斯蘭國家間的藥材、香料生意。可入藥的阿拉伯乳香，一次輸入中國者多達數十萬斤。伊斯蘭醫藥知識亦隨之大量地傳入中國。當時傳入的藥物之種類很多，《宋史》記有白龍腦、白糖、乳香、肭臍（海狗腎）、龍鹽、銀藥、五味子、扁桃、琥珀、無名異、木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熏陸、白龍黑龍涎香、蘇合香。周去非《嶺外代答》又記有沒石子、珊瑚、摩娑石、梔子花、薔薇水、甘露。南宋趙汝适《諸蕃志》因作者是監理泉州市舶貿易的長官，故對伊斯蘭醫藥的記述最為詳盡、準確，此書介紹的醫藥有丁香、肉豆蔻、安息香、蘆薈、血竭、硃礞、黃蠟、水銀、白銅、生銀、朱砂、紫草，及貓兒睛、翠

毛等物產不下四十五種，而且多出自趙汝适獲得的第一手記錄。宋代輸入之藥材種類多、數量大，並非偶然，而是行醫配藥所必需。這不僅是為傳統中醫服務，也為在中國境內的伊斯蘭醫服務。比如，傳統中醫是以湯藥為主要劑型的，而傳入中國的伊斯蘭醫則多用樹脂類藥，富含揮發性油，如果仍然熬製，勢必失去其有效成分。因此，根據醫治目的、藥的性狀之不同，做成丸、散、膏、丹、酏等。從唐代王燾的《外臺秘要》看到，這些進口藥材已有製成丸、散者。到了宋代，這種情形則十分普遍。《太平聖惠方》記有“葦芡圓方”，“紫蘇子（羅勒 Rayhan）酒方”。此類方劑在宋代方書中數不勝數。《聖濟總錄》卷四十七的“葦撥丸方”，其成分為：

葦撥 高良姜 肉豆蔻 桂 縮砂 附子
白朮 胡椒 訶黎勒

其中多為胡藥，即伊斯蘭醫方的常用藥。還有以阿拉伯藥物“無名異”為方子名的“無名異散方”（卷一百二十八）。另有治“毒箭所傷”的“紅散子方”（卷一百四十），其配伍為：

曼陀羅子 草烏頭尖 騏驎竭 茄子花 蓖麻子

以上幾味，均是見載於伊本·西那（阿維森納）《醫典》卷二“生藥志”中的伊斯蘭藥。其中，騏驎竭，又名血竭、龍血，原產於阿拉伯海上的索科特拉島。據雅古特《地名辭典》介紹，索科特拉龍血在公元前4世紀已被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知，已為亞歷山大大帝的軍旅服務。可見，伊斯蘭醫藥於宋代已大舉進入中國的草藥市場，並得到傳統中醫醫家的廣泛應用。

阿拉伯人的藥用蒸餾器也於宋代傳入中國。蔡條撰《鐵圍山叢談》卷五記道：

舊說薔薇水乃外國采薔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實用白金為甌，采薔薇花蒸氣成水，則屢采屢蒸，積而為香，此所以不

敗。但異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故大食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蜜封其外，然香猶透徹，聞數十步，灑著人衣袂，經數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素馨、茉莉花爲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真薔薇水，猶奴爾。

所言“五羊”，指廣州。此書成於南宋初年。可見，阿拉伯藥露蒸餾法是於北宋年間輸入中國的，並且，已爲廣州民間所掌握。

到了元代，是回回遍天下的時代。各種回回科學書籍被波斯、阿拉伯穆斯林攜至中國。在中國行醫的回回人大量使用各種伊斯蘭醫藥，即回回藥物。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即錄有多種回回本草。《回回藥方》正是在這種社會條件下應運而生的。

現在呈現您面前的，是中國明初抄本《回回藥方》的影印本。原書 36 卷，僅存 4 卷，藏於北京圖書館善本部。

書名中的“回回”二字，顧名思義，易被理解爲一部“回族的藥方”。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理解不夠確切。“回回”二字，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其義爲“伊斯蘭教的”。元代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所言之“回回田地”，即爲“伊斯蘭國家”、“伊斯蘭世界”之意。我認爲，於元、明之際出現的《回回藥方》即“伊斯蘭的藥方”、“穆斯林的藥方”，確切言，是來自伊斯蘭世界的藥方。中國回回文化的出現，乃是外來的伊斯蘭文化同傳統中國文化，尤其是同漢族文化相融合的結果。因此，《回回藥方》正是這種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果。它既是極有價值的中國歷史文化遺產，又是伊斯蘭世界以至全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

《回回藥方》雖然是用漢文表述的，但其中的數以千計的藥物名、處方名、醫學術語乃是古希臘語、古敘利亞語（阿拉美語）、古波斯語、阿拉伯語、突厥語等諸種民族語詞的漢字音譯。又因這部古醫書的手抄本在譯寫方面出現的不少訛誤，故令讀之者頗費

解。因此，長期以來，醫學界、史學界尚無人能完全地讀懂它。若要讓人讀懂，則不但要將書中的大量的外國語名詞逐一進行甄別、意譯、考證與注釋，還須用人文科學方面的知識和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對每個事物做綜合性研究，以此對藥物的產地、性狀，對方劑名稱、醫師名字出現的歷史背景做出儘量準確的解答。

由於《回回藥方》是我多年所從事的中外關係史研究無法迴避的對象，又由於我在大學學的是阿拉伯語專業，所以，我接受了陳佳榮先生的建議：“利用所學的阿拉伯文知識，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對《回回藥方》進行考證。”從1988年3月起，我對《回回藥方》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研究。綜合起來，我對《回回藥方》的新看法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 《回回藥方》與阿拉伯醫書

1. 伊本·西那《醫典》與《回回藥方》

伊本·西那的原名為艾卜·阿里·本·侯塞因·本·阿里·本·西那，簡稱為艾卜·阿里或艾卜·阿里·本·西那，即《回回藥方》中的卜阿里、阿不阿里撒納其人。其拉丁語名字是阿維森納（Avicenna）。他是中世紀伊斯蘭世界的偉大的哲學家 and 醫學家。阿拉伯人尊之為科學家們的“領導長老”，波斯血統，祖籍巴爾赫，980年誕生於中亞細亞的布哈拉城附近的艾夫舍納（Afshanah）鎮。其一生主要活動範圍在中亞及古波斯國境內，時為黑衣大食的東部疆域。他於1037年病逝於波斯的哈馬丹市，在世時共寫了十六部醫學著作。在戈爾甘（Jurjan 朱爾章）城居住期間，他用阿拉伯文編撰了《醫典》（Canon）。這是一部醫學百科全書，共五卷。第一卷論醫學的理論、定義、對象；人體各部位的解剖；人的骨骼、肌肉、血液循環（動、靜脈）；人的體力。第二卷為藥理學，論及七百餘種本草。第三卷論人的從頭到腳的病症與治療。第四卷論及各種熱病

及防治；論及腫脹（腫瘤）、疱疹、潰瘍，骨折與接骨，鞭傷、燙傷、咬傷，脫臼與復位，諸種毒物與解毒，美容，治癬、白癜風等皮膚病。第五卷論成藥，並收錄了各國歷代的經驗方劑。全書內容約合漢字九十萬言。

長期以來，《醫典》在中世紀的歐洲被當作醫學教科書。西方文化界對阿維森納及其著作頗為熟悉。那麼，《醫典》是否在中世紀也傳到了世界的東方，傳到了中國呢？這以前，尚無人知曉。但如今，《回回藥方》確可以在這方面作證。首先，它與《醫典》在方劑上多有相同。在此，我們可做些比較，供讀者觀察。

《回回藥方》卷之十二記有“古阿里失突論只方”，其配伍為：

橙子皮（乾者三兩） 丁香 肉豆蔻 胡椒 縮砂 肉桂 良姜 乾姜（各一錢） 麝香（西番者一分半）

同這個方子相對應的，是《醫典》卷五第三冊第 358 頁上的，叫做“佛手柑（枸櫞）化食丹（Juwarish al-Utrujji）”的方子，其配伍為：

乾的黃色佛手柑皮 30 迪爾汗。丁香（Qaranful）、肉豆蔻（Jawzabuwā）、萆撥（Dār filfil）、胡椒（Filfil）、縮砂（Khayrubuwā）、肉桂（Dār Sinī）、高良姜（Khulanjān）、姜（Zanjabil）各 1 迪爾汗。麝香（Meshk）1/2 達尼克（Dāniq）。

從上述的兩個方劑看，《回回藥方》的“古阿里失突論只”正是《醫典》的“佛手柑化食丹”的漢字音譯。“化食丹”之波斯語讀音為 govaresh，也正與“古阿里失”的讀音相合。其中，除了中國回回醫家用中國的重量單位“錢”代替了阿拉伯、波斯的重量單位“迪爾汗”，用“分”代替了“達尼克”外，這兩個方子的內容是相同的。

在《回回藥方》中，與上述的方子在同一頁書上的，是另一個“突論只”方，叫做“又一方，先賢卜阿里（即回回醫人）造，經試驗過者”，其配伍為：

沉香(三錢) 麝香(西番者二分) 龍腦(一分半)
肉豆蔻花 納爾謨失其(即麝香門當子) 香附子
法蘭朮謨失其 扎而拿卜 廣戎(各一錢二分) 肉桂
麻思他其(即西域芸香) 乾姜 胡椒 丁香(各
二錢) 茴香 可刺福石子 菖蒲 甘松(各三錢)
里撒奴騷而(即是羊蹄根五錢)

此方子中提及的古回回醫人卜阿里，即伊本·西那的本名 Abu Ali 的漢字音譯。因此，它是伊本·西那(阿維森納)製成的。《醫典》從方劑的內容上也證明了這一點。在《醫典》中，與前述的“佛手柑化食丹”在同一頁書上，也有另一個方子，叫做“我試驗過的化食丹製劑”(San‘atu guwārish lanā mujarrab)，其中說的“我試驗過的”，即指伊本·西那自己製造的。其配伍為：

沉香(‘ūd)3 迪爾汗。樟腦(龍腦 Kāfur)1/4 迪爾汗。麝香(Mishk)1/3 迪爾汗。肉豆蔻皮(Basbārah)、裂口的小石榴(Nārmushki)、莎草(Sa‘dah)、羅勒(矮糠 Faranj mushki)、Zarnab、蓬莪朮(Zurunbād)、乳香(漆樹科 Mastaka)、姜(Zanjābil)、胡椒(Filfil)、丁香(Qaranful)各 2 迪爾汗。黃花九輪草(琉璃苣 Lisānu thawr)5 迪爾汗。茴香籽(Bazr al-Rāzyānah)、芹菜籽(Bazr al-Karafs)、水菖蒲(Wajj)、甘松(Sunbul)各 3 迪爾汗。

上述的這對方劑，因諸種歷史條件不同，譯名也有所不同。但是，可以看到《回回藥方》的方子之內容與《醫典》的方子，原本是相同的。而且，均為伊本·西那獨創的。像這種由他親自試驗過的方子，還有《醫典》卷五第三冊第 347 頁上的“我經驗過的調理性瀉藥”(Ayāraj lanā mujarrab)。與此方劑完全相同的，是《回回藥方》卷之三十中的“阿牙刺只方，先賢阿不阿里撒納造成、經驗過者”方子。其中的二十五味本草全部對應得上。其所言的“阿不阿里撒